



刘保昌 著

Dai Wang Shu
Zhuān

戴望舒传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Dai Wang Shu
刘保昌 著 Zhan

戴望舒传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(鄂)新登字 0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望舒传 / 刘保昌著. — 武汉 : 崇文书局, 2007.4

ISBN 978-7-5403-1163-6

I . 戴 … II . 刘 … III . 戴望舒(1905—1950)—传记
IV 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2699 号

责任编辑:李尔钢

出版发行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崇文 书 局

(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027-87679710)

印 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(430074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)

开 本: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17.5

版 次: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280 千字

印 数: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31.00 元

目 录

D AIWANGSHUZHUAN

第一 章

- “春天，堤上繁花如锦幛，
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” /1
1. 出生在美丽的杭城 /1
2. 幸福而早熟的童年 /5

第二 章

- “天涯路断蘼芜草，
留不住，春去了” /11
1. 小学和中学 /11
2. 开始投稿 /17

第三 章

- “我独自还恋恋地徘徊” /22
1. 就读上海大学 /22
2. 转学震旦大学 /26

目 录

D AIWANGSHUZHUA

第四章

- “是一个缠绵烦琐的希望，
它早在遗忘里沉湮” /33
1. 尝试革命 /33
2. 文学工场 /39
3. 冯雪峰来了 /42

第五章

- “这沉哀，这绛色的沉哀” /46
1. 追求施绛年 /46
2. 《无轨列车》和“第一线书店” /53
3. 《新文艺》和翻译 /58

第六章

- “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” /62
1. 水沫书店 /62
2. 出版第一本诗集《我底记忆》 /64

目录

3. 传世名作《雨巷》 /68

4. “我的杰作” /72

第七章

“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，

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” /82

1. 翻译《爱经》 /82

2. 参加“左联”和定婚 /84

3. 《现代》创刊 /94

第八章

“这是幸福的云游呢，

还是永恒的苦役？” /100

1. 海上远航 /100

2. 巴黎生活 /104

3. 转学里昂 /110

4. 出版第二本诗集《望舒草》 /115

5. 游学 /121

目 录

D AIWANGSHUZHUA

6. 西班牙之行 /125

7. 遣送回国 /134

第九章

“这只是为了一念，不是梦，
就像那一天我化成凤” /137

1. 解除婚约 /137

2. 爱人穆丽娟 /138

3. 订婚与结婚 /143

4. 创办《新诗》 /146

5. 与“国防诗歌”叫阵 /150

6. 诗歌创作 /154

7. 出版《望舒诗稿》 /161

第十章

“血染的土地，焦裂的土地，
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” /163

1. 上海沦陷 /163

2. 香港的林泉居 /168
3. 《星座》副刊 /173
4. 创办《顶点》诗刊 /180
5. 领导文协香港分会 /185
6. 幸福的家庭中潜伏着不幸 /188
7. 夫妻分居 /193
8. 香港沦陷 /199
9. 身陷囹圄 /203
10. 苦待天明与再婚 /212
11. 《我用残损的手掌》 /222
12. 《赠内》与《萧红墓畔口占》 /229

第十一章

“灯和我之间是书，
书和我之间是——隔膜！” /233

1. 香港解放 /233
2. 被诬为“文化汉奸” /236
3. 上海自辩 /241
4. 诗作与人生 /245

目 录

D AIWANGSHUZHUA

- 5. 出版《灾难的岁月》 /256
- 6. 重返香港 /260
- 7. 奔向光明 /263
- 8. 诗人远行 /267

后 记 /270



第一章

“春天，堤上繁花如锦幛，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”

1. 出生在美丽的杭城

1905年11月5日，一声新生婴儿的啼哭，划破了千年古城杭州的夜空，近邻不远的西湖水面上漾起细小的波澜。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哭声来到这个世界，最后又会在亲人的哭声中离开世界。

戴望舒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戴望舒的父亲戴立诚，字修甫。母亲卓佩芝，出身书香门第。戴望舒出生时，姐姐戴瑛已经两岁。毫无疑问，戴望舒的出生给这个小康之家带来了无限的欢欣和希望。

一女一儿，在汉字里正是一个“好”字，男儿的出生，满足了戴家传宗接代的期望。

父母亲给这个新生儿子、戴家未来的栋梁起名叫戴丞，字朝宋，小名海山。“宋”意即是官，也同“采”，念去声，指古代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的田地。这个名字无疑寄予了戴立诚夫妇对小望舒一生富贵平安的祝福。

不料造化弄人，戴望舒一生短短45年却充满了漫长的磨难与无尽的忧郁，当然还有从这无边的磨难与忧郁的土地上开出来的鲜艳的花朵。

1905年，按照中国的生肖计年，岁次乙巳，生肖属蛇。这一年，世界和中

戴望舒

传

001

国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。

这一年，波兰小说家亨利克·显克维支以其小说《第三个女人》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获奖理由是“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”。

这一年，日俄战争结束。

这一年，谱莱发现了木卫七。

这一年，挪威独立。

这一年，爱因斯坦发表论文阐述后来著名的狭义相对论。

这一年，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召开“同盟会”筹备会。孙中山在《民报》创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。

这一年，清朝废除科举制。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废除。

这一年，复旦大学成立。

这一年，谭鑫培拍摄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。

这一年，俄裔美国作家和哲学家艾茵·兰德、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·保罗·萨特、中国著名的革命家陈云、著名抗日将领谢晋元出生。

这一年，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宣传家陈天华投海自尽。

这一年，当朝皇帝正是大清帝国德宗帝——爱新觉罗载湉，岁次光绪三十一年；再有三年，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继位。再过三年，中华民国成立。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新旧转换的年代。

戴望舒出生的这一天，距离杭州不远的上海，南洋公学发生学潮，蔡元培成立爱国学社，倡导学生自治，宣传民主思想，影响广远。

当然，尚在襁褓之中的戴望舒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，“不知今夕何夕”。他生长在幸福的家庭里，生长在温暖的“天堂”里。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杭州依江带湖，风景宜人。西有“松排山面千重翠，月点波心一颗



年轻时候的蔡元培，他对中国的近现代教育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



“雷峰塔”未倒塌前的西湖全景

珠”的西湖；南有“一江流碧玉，两岸染红霜”的钱塘江；北有沃野千里的杭嘉湖平原；京杭大运河穿过杭城，中河、东河、护城河，还有数不清的湖泊池塘纵横在城乡之间。每到夜晚，“一代繁华如昨日，御街灯火月纷纷”。杭州自古以来就是天下闻名的“富贵温柔乡”。

杭州曾经作过吴越、南宋两朝的国都，时间长达 237 年。杭州既有吴越当年金戈铁马、立志报仇血恨的苦志，也有南宋“西湖歌舞几时休”的醉生梦死，有过阳刚，更多的还是阴柔。孙权、钱镠、于谦、喻皓、沈括等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作出过巨大贡献。文艺方面俊杰辈出，有唐宋时期的褚遂良、林逋，明朝的田汝成，清代的袁枚、龚自珍，辛亥革命时期的章炳麟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记载了杭州的繁华与萧索。旅杭的名人更多，如葛洪、白居易、苏轼等，而岳飞、于谦、张煌言、秋瑾等人更是长眠在杭城的青山绿水之间。

杭州作过国都，宋室南渡又带来了北方文物，杭州的风习融合包容南北特色，延续至今。如农历二月的进香节，二月十二日的花朝节，五月初五的端午节，七月七日的“乞巧”节，八月十八的钱江观潮，九月初九的重阳节等等。

杭州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诗词、散曲、散文、话本、小说等，有关杭州西湖的诗词成千上万，许多名篇佳作流传至今。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白居易、苏东坡两位大诗人了，他们用文学笔触成功地描写了杭州的城市风貌和西湖山水，

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。清代著名戏剧家洪升出生于杭州，他的《长生殿》颇负盛名。杭州曲艺天下闻名，如用杭州方言说讲的杭州评话，“武林调”，“杭滩”等等。杭州的风物名产更多，如杭州丝绸，西湖龙井茶，王星记扇子，张小泉剪刀，“杭白贡菊”，西湖绸伞等等。杭州名菜小吃堪称一绝，如西湖醋鱼、东坡肉、叫化童鸡、龙井虾仁、吴山酥油饼、桂花栗子羹、片儿川面、虾爆鳝面、葱包桧儿、炸响铃等等。

杭州的神话传说，源远流长，如《白蛇传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潮神与射潮、济公活佛、红梅阁与李慧娘、西泠桥与苏小小等。杭州的名寺古刹、宝塔石刻很多，如灵隐寺，六和塔，白塔，飞来峰造像，保俶塔，雷峰塔，净慈寺，梵天寺，天竺寺，慈云岭造像，烟霞洞造像，抱朴道院，凤凰寺，等等。

戴望舒生长在美丽的杭城。

不久，戴立诚到河北火车站工作，幼年的戴望舒随父母在北戴河生活了一段时间。望舒的母亲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性格温柔，对于望舒从不疾言令色，她在带望舒时，经常会整段整段地吟唱家乡戏文，又会打谜语，说歇后语，讲故事。这些浙江传统乡土文化的东西，给予了幼年的戴望舒最早的人生启迪。

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了。在举国欢腾之中，戴立诚也回到了故乡，他先后在杭州财政局和中国银行任职员。戴望舒7岁了，开始记事了，他重新回到了美丽的杭城。

法国艺术史家丹纳，把种族、环境和时代看作决定民族文化精神的三大要素，他认为一切都在三者的系统协调中生成，这实在是精辟之见。对于一个生性敏感的诗人来说，童年的故乡是他一生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。苏联汉学家契尔卡斯基曾说：“戴望舒生在杭州，那是白居易和苏东坡讴歌咏唱过的地方。西湖秀丽的山水和古塔峰影常使诗人回想过去的时代……所以他不仅热爱法国象征主义，也同样热爱中国古典文学。”^①

童年，在纯净的眸子里，天更蓝，水更清，花更美，草更绿。

40年后，戴望舒在香港被日寇关在监狱里，“用残损的手掌”，抚摸记忆中的故乡：



^① 契尔卡斯基：《论中国象征派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1983年第2期。



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，（春天，堤上繁花如锦幛，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，）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；……

因为高墙和铁窗的逼压，戴望舒的感官最大限度地灵敏起来，“离恨恰如春草”，总会在不经意之间疯狂地成长。更何况这是在异地，又是在铁窗，通过“残损的手掌”抚摸 40 年前的童年，故乡的感觉竟是那泓西湖水。春天的西湖、苏堤、繁花、柳枝、荇藻，一一以触觉的感知浮上心头，那是快乐的微凉；视角的锦幛，嗅觉的芬芳，也一起奔涌而来，戴望舒说过：“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，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。”^①这种诗学追求，既是受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的影响，如戴望舒在翻译波氏的诗作《应和》时就说过：“香味、颜色和声音都相互呼应。”^②同时，也是中国传统道家诗学精神的体现，老庄在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的“静定”之后彻底解放了人的感官，放大了主体的感知力度。环境成就诗歌，戴望舒在人生最逼仄、最绝望、最不自由的时间和地点，向着童年眺望，实现了灵魂的“还乡”。

2. 幸福而早熟的童年

金子般珍贵的童年。一年四季川流不息的节日，丰富精致的小吃，名目繁多的游戏，舒适宜人的气候，悠扬飘渺的笙歌，婀娜婉转的舞蹈，繁花似锦



注 ①戴望舒：《望舒草》，现代书局 1933 年版，第 113 页。

释 ②参见《戴望舒译诗集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，第 122 页。

的陌上……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小孩，应该会有一颗阳光般温暖明净的心灵，应该会有一腔春天西湖般平和包容的胸怀。热情、理性、平静、包容，这些为传统儒家文化所歌颂的道德，应该很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成。但是，戴望舒的童年生活却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因为他不幸染上了天花。虽经细心关照和认真治疗，病愈后却在脸上留下了瘢痕。这场纯粹生理上的不幸，很快就在小伙伴们们的嘲笑声中内化为心理上的创伤，诗人后来维持一生的忧郁的根源就在这里，即使是在成名以后，敏感而自卑的气质也无法改变。

童年的戴望舒，小伙伴们经常不呼其名，而叫他“麻子”。著名小说家张天翼是戴望舒的中学同学，1931年12月，张天翼在《北斗》上发表过一篇题为《猪肠子的悲哀》的小说，其中“猪肠子”与“我”是中学同学，多年以后在一次车站偶遇中，情不自禁地谈起了当年的同学来，说：“你还记不记得同学都叫我猪肠子？那时候还有老鼠……你以后看见麻子没有——你看过他的诗么？”^①小说中的“麻子”，就是指后来成为了大诗人的戴望舒。

成年后的戴望舒高大魁梧，风流倜傥，加上诗名极盛，本来是可以成为文坛上的“活动家”的，但因为他脸上的瘢痕大煞风景，造成了交际中的若干障碍。

徐迟这样描写青年戴望舒：“望舒的神态十分儒雅，语言章节清脆，像一条透明的小溪。”^②

冯亦代描写过壮年戴望舒的形象，说他比自己高半个头，是一个“黑苍苍的彪形大汉”，“透过近视眼镜，两眼露出柔和的光芒，带些莫名的忧郁，但接着又衷心地微笑起来，没有一般诗人的矜持，而他的双手却又是那么柔软，有点像少女的手似的……他说话的声音是那



青年冯亦代



^注 ①张天翼：《张天翼短篇小说集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27页。

^释 ②徐迟：《江南小镇》，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254页。



么低沉，夹着一两个杭州口音，显得亲切。”^①

在爱他的朋友们看来，望舒脸上的麻点其实远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难看，后来成为台湾“现代诗”大师的纪弦就这样回忆青年戴望舒：“他脸上虽然有不少麻点，但并不难看。皮肤微黑，五官端正，个子既高，身体又壮；乍看之下，觉得他很像个运动家，却不大像个诗人。”^②

也许一个跟戴望舒原来并不认识，却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初见的人，当时他的感受应该更为真实一些吧？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在《雨巷诗人》一文中的回忆就很有现场感。

1929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温梓川在上海水沫书店买书：“那天我选购的书，计有刘呐鸥译的日本新感觉派的小说集《色情文化》，他自己写的《都市风景线》和戴望舒的《我的记忆》，此外还有好几本代售的文艺杂志”，“当我翻开《我的记忆》在仔细看‘目录’的时候，一个穿着哔叽西装的二十多岁满脸麻子的人走前来，态度很安详地问我：‘你是哪一间大学念书的？念文学么？’”聊了一会儿，“这时他便向我请教姓名，我告诉了他，而他却没有告诉我，只是从那一叠放在书架上的《我的记忆》的书堆里，抽取了一册，给我签了他那个响亮的名字，说是赠给我的，叫我用不着花钱买了。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戴望舒。可是我却有点失望，对于这个‘雨巷诗人’，在我的脑海中一定是和他的诗篇一样有色有美的，却没想到是个生着满脸麻子的人。”^③在一篇短文中，温梓川两次写到戴望舒的“满脸麻子”，可见这个第一感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

注 ①冯亦代：《戴望舒在香港》，《龙套集》，三联书店1984年版，第32页。

释 ②纪弦：《戴望舒二三事》，《香港文学》1990年第7期。

③温梓川：《雨巷诗人》，《文人的另一面——民国风景之一种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52—254页。



刘呐鸥的短篇小说集子《都市风景线》书影

在《“现代派诗人”戴望舒》一文中，温梓川也重复了这一印象：“他的面色稍带黧黑，并且因为他幼年时曾患过天花，因此，他的脸部有着深重的痘痕斑点。同时他常年患有哮喘症，也就是他一生不幸的根源。他的身材魁梧，却颇有诗人潇洒的风度。”^①

戴望舒虽然内心苦闷不安，有很深的自卑情结，但他表面上在待人接物方面却大方开朗，朋友极多，圈子极大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朋友们在聚会时会经常以他脸上的麻点开玩笑。就是觉得戴望舒脸上的麻点“并不难看”的纪弦，也在回忆中招供自己曾经开过他的玩笑：“‘新雅’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粤菜馆……记得有一次……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。结账时，望舒说：‘今天我没带钱。谁个子最高谁付账。好不好？’……这当然是指我……我便说：‘不对。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。’大家没学过画，都听不懂，就问我什么叫做‘装饰趣味’。杜衡抢着说：‘不就是麻子嘛！’于是引起哄堂大笑。”^②这些玩笑，对于内心敏感、羞涩多情的戴望舒来说，尤其难堪，但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在这里，他一般会隐忍着，很少或者根本不发怒。朋友们也便会误会：他其实并不在意。

天花留下来的后遗症，其实并不是一个人敏感多情的必然理由。端木蕻良说过：“望舒多少是抑郁的。”^③忧郁多情其实是一种抒情诗人与生俱来的诗性气质，当然，天花留下来的后遗症强化了这种气质。

与戴望舒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现代文化史上的另外一位文化名人，著名哲学家李石岑（1890—1932），他是湖南醴陵人。曾在日本留学，回国后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、民铎杂志等主任编辑，又任大夏、劳动、光华、中山、暨南等大学教授，一生主要著述和译著有《李石岑讲演集》、《李石岑论文集》、《人生哲学》、《哲学浅说》、《现代哲学小引》、《体验哲学浅说》、《超人哲学浅说》、《希腊三大哲学家》、《西洋哲学史》、《哲学概论》、《中国哲学十讲》、《人生之价值与意义》、《教育哲学》、《郎格唯物论史》等等。温梓川在回忆中写道：



注释 ①温梓川：《“现代派诗人”戴望舒》，《文人的另一面——民国风景之一种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59页。

②纪弦：《戴望舒二三事》，《香港文学》1990年第7期。

③端木蕻良：《友情的丝——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》，香港《八方》文艺丛刊1987年第5辑。